



天津记忆第七种

主编 王振良

南市沧桑

林学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市沧桑 / 林学奇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12

(天津记忆 / 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277-1

I. ①南… II. ①林… III. ①天津市 - 概况 IV.
①K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403 号

南市沧桑 (上下册)

林学奇 著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 www.tjabc.net](http://www.tjabc.net)

天津印艺通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3 字数 80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77-1

定 价: 79.00 元

序

王 芳

乡愁,是我们回望来路时心底升起的莫名惆怅。将我们与故乡隔开的,也许是远在天涯的距离,也许只是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当一个世纪的时光呼呼掠过,旧时的村庄、田野、集市、深巷、楼堂馆舍全都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命运多舛的人们也早已无迹可循。即使从未离开过故乡,当我们回望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仍然会有一种无端的惆怅。在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力量的推动下,我们一刻不停地向前奔去。无边的乡愁,如飞絮一般,飘摇无依。

乡愁是我们对一去不返的生活场景的牵念,是目睹熟悉的社会生活、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渐渐隐退时的无奈和惆怅。其实就算是生活在当时情景,每一个个体的人对社会也只能是部分感知、点滴记忆,更遑论去了解一个遥远历史时段的全貌。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将隐没于时光深处的历史画卷再次展开,拂去尘埃,将那些老街深巷里的故事重新娓娓道来,他就不只是慰藉了他个人的乡愁,而是重构了我们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集体记忆。当这样的巨幅画卷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教育、卫生、公共管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生活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些和这个地方或有牵连或无牵连的人们,都会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强烈震撼。

当我一口气读完林学奇老师的《南市沧桑》,这种强烈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窗外阳光明媚,多天来的雾霾一扫而光,我却全然不觉,深深沉入书中直到暮色四合。这部著作采用章回体的标题形式,共50章,全书近80万字,细细地叙述了天津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南市在1900到1949年间的历史变迁。该书以20世纪初前50年的南市为切入点,背景是整个天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书的内容涉及南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地理起源,如洼地填埋、芦家庄、赤龙河与菜桥子、三不管的地界等;标志性的建筑,如华楼、大舞台、小药王庙、栅栏铁门等。书中篇幅最多的是关于南市商业、餐饮、洗浴、影视娱乐、建筑、典当、曲艺、报业、情色服务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有荣业公司、东兴市场、南市大街、公园市场、玉清池澡堂子、登瀛楼、上权仙电影院、桂顺斋与玉生香、魁丰冰窖,还有报社、典当行、说书场、小旅馆、花柳巷、同业公会,等等;其次是社会治安与公共管理事务,如洼地积潦的管理、坑洼马路的修建、警察医院救灾、排水清淤、交通治安、联保连坐制度、垃圾处理、妓女检治等;还有是教育、卫生、慈善等公共事业,如中西女校、汇文中学、美以美妇婴医院、慈善医院、粥棚暖厂、短期小学校、国民教育、卫生事务所等,以及信息传播业,如华安大街的老电台、报馆报社等。另外,书中还讲述了一些历史人物和案件的始末,如青帮头目袁文会、药王庙僧产案的主角德亮和尚、冻死路边的难民和流浪者、葬身粥棚大火的悲苦贫民以及统治者日本军队、当地的伪政府以及社会的绅商等“上流人士”……

历史是沉重的,190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尤其如此,几乎完全谈不上诗意和浪漫。揭开乡愁温情面纱,直面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沉重。当时正值外敌入侵,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天津南市地界,由属于“上流”社会的外国人、军政府、工商企业老板、黑社会头目以及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难民、流浪者、外来流民、流氓、混混等组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经济格局,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缩影。林老师以冷静客观而又充满关怀的笔触,记述了这一时期南市的公共管理、经济生产、文化百态以及战争带来的凋敝民生,既有档案史料加以佐证,又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最为珍贵的是书中的插图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始的档案图片,不但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也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对南市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读来也觉得简洁流畅,不忍释卷。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做历史研究需要非同寻常的细致和耐心,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取舍选择、梳理乃至文字表达,无一不考验着研究者的细心、坚韧和责任感。同时,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还要尽量客观,不受个人观点或立场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还要求研究者能接触到一手的历史资料,最好是原始的档案记载。这一点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难度也是最大的。值得庆幸的是,林学奇老师是天津市档案局(馆)的研究馆员,除了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之外,他通过档案、报刊、访谈和考证得到珍贵的一手资料,既保证了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使得著作具有难得的历史价值。对我这样一个一直从事偏理科研究、对历史所涉不多的学者而言,这本《南市沧桑》大大丰富了我从教科书上得来的干巴巴的历史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我相信,这本

书也会带给其他读者以及未来的人们同样的甚至更多更深刻的触动,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工具资料。它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熠熠生辉。

敢于去修复历史记忆的人都是有勇气的人,林老师正是这样的人。作为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档案学专业的兼职教授,林老师和我共事已经近十年时间。我对林老师的了解和信任完全来自于这些年来与他在教学、研究与学生培养方面的交流。南开大学从2004年获批档案学硕士点,2005年正式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生。林老师从2005年开始参与我系档案学专业的硕士培养工作,承担了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习指导任务。他不仅实践经验丰富,对于学术问题也有深刻见解。同时,他又是一位为人谦和、风度儒雅、修养极高的老师,深得学生们的敬爱。截至2014年,我系已经培养了近四十名档案学研究生,绝大部分走上了工作岗位从事档案工作,他们从林老师的课程和指导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由这样一位出生于南市的学者来撰写这部关于南市历史的著作,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一本著作写序并不是件随意的事情,它应该由德高望重、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承担,以我尚轻的年龄和对历史知识的积累,无论如何也不敢承担为这样一本厚重著作写序的工作。林老师长我十余岁,虽然和我算作同事和朋友,但在心里我一直将他作为可敬的师长。2013年初夏,当我听到他正在撰写这本著作时,感到很振奋。我认为这本著作将是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后人了解天津具有非凡的意义,是值得付出心血的事情。后来几次在不同场合见到林老师,总会问起这本书,而林老师也会讲起正在撰写的章节,每次我都听得意犹未尽,盼望著作早日脱稿付梓,但

是却从未想过有资格为它作序。当林老师打电话来请我写序时,真的是惶恐之极,不敢领受。但是林老师语气坚定,他的信任鼓舞了我,他修史的勇气也一直感染着我。于是转念想来,也许由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为这本厚重的著作写序,也有一番特别的意义?更何况打动我的不仅是这本书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翔实性和语言的可读性,林老师在前言与后记里流露出来的对养育自己的南市深沉的热爱,也勾起了来自异乡的我藏在心底的乡愁。这本《南市沧桑》后记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以此纪念我一辈子生活在南市的母亲,这是我用心坚持写下来的唯一理由。”这也是我敢于写这篇序的一个重要理由。

和天底下所有可爱的故乡一样,天津南市的历史从来都没有消失,它只是尘封在了岁月的深处。一位学者拂去尘埃,用心血将它描绘成壮丽的画卷。当我们在现代化的列车上呼啸前行时,可以回头看看隐在时光深处的心灵故乡,慰藉那无端升起的乡愁。我们应该感谢他!

2014年3月5日写于南开大学
(序作者为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前言

20 世纪初,天津南市还是一片湿地,芦苇茂盛,水鸟翱翔。时间走过了一百年,此地重新开发建设,全部建筑被夷为平地,视线为之开阔。那些街巷、那些院落、那些人们、那些故事,所有的细节都不复存在,一种复杂甚至有些心痛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这片只有 1.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承载着几代人的挣扎、期盼、奋斗和梦想。民众的参与,施政者的管理,繁华与荣耀,衰落与毁誉,在南市老建筑的推倒声中,一切积尘,都化作烟,飘然升腾,离我们远去。

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也留在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们心中。一代代的南市人在创造和建设了它之后纷纷离去,但只要南市还在,这种记忆就有了传承的载体。如今南市走了,南市滋养过的几代人也相继走了,真叫人情何以堪。我知道,城市的漫长成长,总是伴随着创造与毁灭。南市本身没有记忆,是我们这些在南市生活过的人赋予它的。如今,在南市出生成长的最后一代人,都到了怀旧的年龄。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上,写在历史上每个南市人的生活历程中,每一道印记都是刻凿留下的痕迹。很遗憾,这一切印迹都不复存在。

清晨胡同里的叫卖声,冬日早点部门口蒸腾的热气,午后斜阳院落里的闲暇时光,傍晚路灯下人们的纳凉聊天,都变成记忆的碎

片。南市的地理位置、建设过程、兴衰始末及昔日容貌,它的成长与消失背后所反映出的天津的发展,政治与经济、战争与天灾人祸,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也有一层宿命般的色彩。也许,南市的改造,有太多的理由,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当“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

未来住在南市的人们,再也不能依靠有形的城市脉络传承自己的地域历史,他们还需要这种历史的感知吗?有没有可能,人们偶尔想知道他们的所在,是老南市的哪一个方位,进而想起老南市的故事,使自己的家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拥有完整的灵魂。也许,对一个地方而言,人们的情感产生了归属,城市的灵魂才有了归宿。

“客观性”是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个神话。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讲故事的时代,然而故事和传奇却不能代表历史的真实。看老报纸画报,除了灾难、事故和案件,人们不愿把过多的笔触和镜头对准南市。到网上去搜索浏览,南市信息已被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覆盖。

南市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但它的存在,人们心中不言自明。南市确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中国以至世界,现在以至今后,都不会再有类似的地方出现。它不同于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天津南市的内涵和外延,远非其他地方所比。它背靠天津老城,面向九国租界,接纳各地难民,包容各种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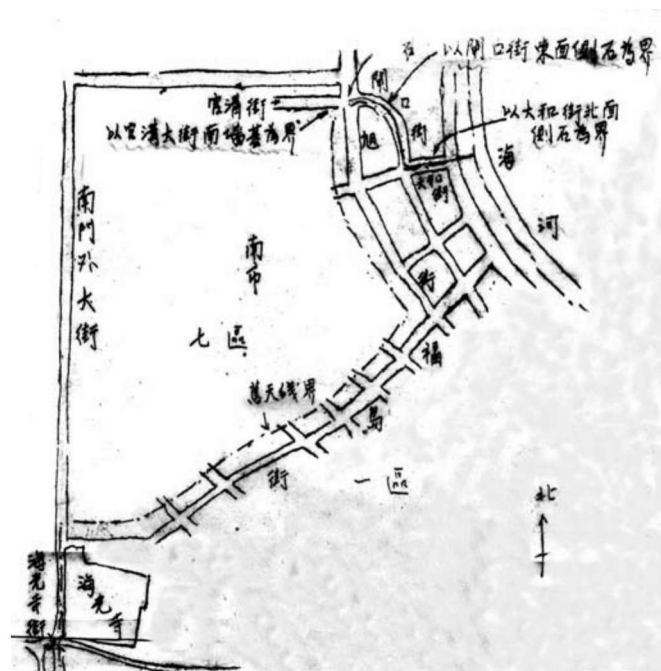
用“三不管”取代南市是近年来的事情。现今主流媒体都将南市说成是“三不管”,或者说“三不管”就是南市。除了区域界线的模糊,还有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人们赋予了“三不管”含义不同的想象和理解。一种说法是:乱葬岗子(随便埋死人)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坑蒙拐骗没人管。另一种说法是:这块大洼在中国城区以

南,法、日租界的西北,三个国家对这块租界地发生的案件都推诿不管,因而叫“三不管”。但我从不相信南市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谁也不管的地方。从对南市的最初市场定位来观察,那样根本就不会有一百年的发展。我承认最初的小规模市场,摆摊设点、私搭乱盖、交易税收,政府当局没有过多的干预,这恰恰对南市的发展有客观上的促进,是南市在国权租界、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经济乱象、灾害频仍的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以生存的基础。

在百年南市的前几十年,人们认定南市是天堂,充满了机会,有一技之长的可以生产,靠头脑灵活的可以经营,一无所长的当杂役,身怀绝技的摆地摊。没钱去南市赚,有钱到南市花。南市百业,业业兴旺。在其后的二三十年,人们评价南市是地狱,地痞横行、欺行霸市,赌毒娼盗,藏污纳垢,是黑社会人物的乐园,罪恶的渊薮。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化现象。百年南市身后事,一任人们去评说。但不能被负面,不能失公允。解放初有一位老人曾批评我们鄙视既往,迷信未来。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五十年前,人们就办过“南市回忆展”,百年后再回忆可能会更加的不清晰。该书之所以叫《南市沧桑》,是有感于百年来南市从最初的湿地成陆,发展成聚落市场、繁华城区到再次被彻底改造的历史过程。

我把这次写作当作是驶向客观真相的一次航行,尽自己的努力做到靠近事实而不讲故事,不依赖各种传奇和传说,抛开各种观点和偏见,回顾南市的百年发展历史,能看到南市人的努力、奋斗和拼搏,有人管事有人做事,还原南市的点点滴滴,让在南市生活过的人们,视南市为故乡故土的人们有所慰藉,让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了解到天津曾有过南市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以此纪念历史上曾为南市的发展建设做出各种贡献的人们。



20 世纪 40 年代, 一区和七区的分界线, 仍以日租界旧天线为界, 可见南市明确的范围。

目 录

01 序 / 王芳	001
01 前 言	001
01 填埋改造南市洼	001
02 南市先民芦家庄	014
03 位置飘忽三不管	038
04 扑朔迷离觅华楼	055
05 风光不再大舞台	066
06 荣业公司置业史	081
07 小药王庙僧产案	100
08 栅栏铁门锁南市	130
09 赤龙河与菜桥子	145
10 东兴市场兴衰史	168
11 公园市场变奏曲	184

12 南市大街与单行	197
13 积潦难泄埋暗管	208
14 坑洼不平修马路	229
15 中西女校校名香	246
16 汇文中学美名彰	267
17 美以美妇婴医院	284
18 慈善医院治枪伤	296
19 警察医院变迁记	307
20 慈善团体施救济	323
21 粥棚暖厂大火灾	342
22 澡塘子说玉清池	377
23 南北三号登瀛楼	390
24 电影院说上权仙	406
25 桂顺斋与玉生香	419
26 大水漫漫五十天	430
27 排水清淤复旧观	450
28 建物公司拆迁案	483
29 短期义务小学校	501
30 国民学校说教育	536
31 华安大街老电台	574

32 建物大街泰华楼	590
33 永安大街说权乐	601
34 东兴大街增兴德	611
35 赵家冰窖叫魁丰	631
36 典当商与委托行	649
37 办报馆与派报社	663
38 市立妓女检治院	686
39 第七卫生事务所	734
40 繁荣南市谋发展	763
41 张灯结彩办夜市	779
42 交通治安派出所	792
43 联保连坐保甲牌	806
44 污水秽土困南市	827
45 街巷众多小旅店	857
46 南市几多花柳巷	892
47 说书场与说书人	912
48 南市戏曲遗好音	925
49 手工业与制造业	959
50 同业公会驻南市	978
后记	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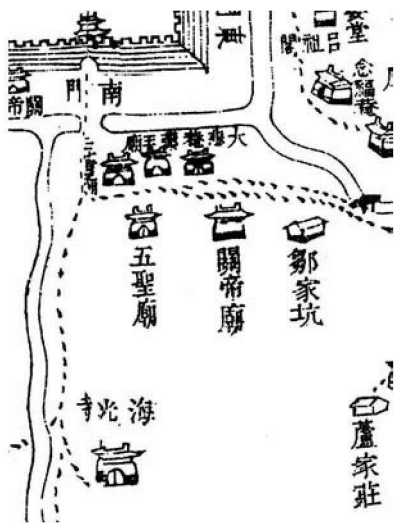
填埋改造南市洼

南市这块地方,从天津退海形成陆地始,就是九河下梢洪水和海水漫溢侵蚀的一大片湿地。南市泛指旧天津城南一带,按现在的地理位置,北起南马路,南至多伦道,西起南门外大街,东至和平路,面积约为 1.14 平方公里。1900 年前后,各行业商贩、江湖艺人在这一带落脚谋生者日益增多,逐渐形成商业和游艺区,称为南关市场,简称“南市”。最初形成南市的只是靠近城东南角的一小部分陆地,当年南市这一片以水面为主,所以又称为南市大洼。



道光十六年(1836)出版的“天津卫门外保甲图”,南门外桥与海光寺之间,南市位置的大水坑及坑边的五圣庙,连接护城河的一条小河

康熙《天津卫志》是目前流传下来关于天津地方志的较早志书,



道光十六年(1836)的“津门保甲图”，在南门与海光寺间，可见药王庙、大悲庵、五圣庙、关帝庙，还有邹家坑和芦家庄

刊刻于康熙十四年(1675),其卷二“赋役^①”中有:“窑柴地,坐落城南,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大沽路),南至王千户^②庄,西至稍子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旧为豪右^③所据。弘治五年(1492)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二百五十两,收贮在官,均支造砖。”这一带共有四五十平方公里的苇塘,所谓窑柴,就是供烧砖用的柴草,窑柴地,就是芦苇丛生的湿地。在今天的地名中,依然能找到当年城南湿

地中的几个高台,如西南面的宁家台、南门西的沈家台,以及更远的六里台、七里台,都是当年河流、港汊或洪水通过后流下的痕迹。整个南市地区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洼。

清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关于天津地区河道洼淀分布示意图说明中写道:“津邑^④,本泽国也。城西南一带尤洼下。接壤静、沧。周围数百里。左海河、右南运河。每遇大雨时则汛水涨发。运河东溢,海潮西漫。沥水互相灌注,苦难宣泄,种植难施。从前筑

① 赋役:赋税和徭役的合称。赋税指历代统治阶级用强制方法向人民征收的实物、银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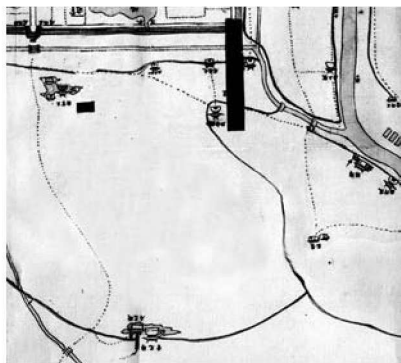
② 王千户:天津静海唐官屯王千户村。

③ 豪右:原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占有大量田产的豪族。后指封建社会的富豪家族、世家大户。

④ 邑:城市,都城;城邑。都邑。

迭道、开引河、建桥、立闸并多设涵洞,使洼地积水分流入海,居民借免水患。”

从地理位置上看天津市的西南区域,位于南运河和海河之间,中间再没有携沙的河流从此流过,仅是南运河泛滥时夹带的那一点,这自然起不了显著的淤积作用,所以南市地区的地形地貌变化不大,就



清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府城分段守贴说图,可见芦庄子和小药王庙,这一带属于防守第十段

是退海后形成的一大片原始湿地。多少年来,这一带一直保留着成陆后不久出现的积水洼淀,甚至到1900年前后,南市这一带仍处于水乡泽国状态。1904年重修《天津府志》,在卷二十“山水”部分中有这样的描述:“按郡城外本一望皆水,近虽垫占不少,尚多于陆,大小洼泊不止此数,测绘所漏莫能悉外,惟录旧有而已。”从中可以看出,距今一百多年以前,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包括南市在内的城外,已开始了小规模的水地填垫活动,但存有的洼淀仍不可胜数,连测绘都不能保证完全准确,只好抄袭旧有的纪录,说个大概而已。

最早精确记载南市这块地方的,是1900年夏天参加镇压义和团的美军司令达哥特,他在《美国中国远征解围记》中写道“从西机器局(海光寺)到南门之间地带,从外表上看只是平坦的平原……实际上有不少六英尺到八英尺深的大小池塘和水坑,遍地皆是沟渠和小河堤”。从他记录的尺寸上换算,坑塘的深度大约在两米至三米之间。